一、前言

禪，即禪那的簡稱。簡單地說，就是棄惡、功德叢林、思惟修等。新譯的說法：靜慮，屬於色界之心地定法。

於欲界人中發得一謂之修得。

生於色界而發之一謂之生得。

思惟而修得之一名爲思惟修。

成就的心體，即爲寂靜；因爲能夠如實慮知所對之境，故名靜慮。棄惡、功德叢林，是就其結果的功能而言，也是一種定心的方法，故雖時翻爲定，而定在梵文中，稱爲三昧或三摩地，總爲心一境性。（註一）

禪宗之禪，其名雖取思惟靜慮之義，而其體爲涅槃之妙心，非謂色界所屬之禪。智度論十七：「諸定功德都是思惟修；禪，秦言思惟修。」法界次第曰：「禪是西土者，能棄欲界五蓋等一切諸惡；故云棄惡，或翻功德叢林或翻思惟修。」

大乘義章十三說：「禪定者別名不同；略有七種：1.禪。2.定。3.三昧。4.正受。5.三摩提。6.奢摩他。7.解脫。亦名一背捨。」（註二）

然而，禪與定之區別又如何呢？定者，爲梵語三昧之譯，心定止一境而離散動之義；即一心考物爲禪，一境靜念爲「定」。故「定」之名寬，一切之息慮、凝心名之。「禪」之名狹，「定」之一分也。

戒者，是防禁身心發生過錯。大乘義章一說：言尸羅者，此名清涼，亦名爲戒。三業炎火；焚燒行人，事等如燒，戒能防息，所以叫做清涼；清涼的名詞，正是戒的最好註脚。因爲能夠防禁，所以就叫做「戒」。

在瓔珞本業經下說：「一切衆生，次入三寶海，以信爲本，住在佛家，以戒爲本。」

其次，涅槃經三十一也說：「戒是一切善法梯橙。」意即行人若要在佛教中獲得一切善法，非學戒持戒不可，所有的清淨善法，無不從戒中產生、奠基。

戒法者，如來所制之法；戒體者，由於受授之作法而領納戒法於心體，生防非止惡之功德；戒行者，隨順其戒體而如法動作三業。（註三）

或者有一些迷惑不解的人會問：菩薩法是以度一切衆生爲事業，何以閑坐林澤，靜默山間，獨善其身，棄捨衆生？我們可以依諸經論之理而答：菩薩身雖然遠離衆生，然而心常不捨，靜處求定，獲得實智慧以度一切。譬如服藥將身，權息衆務，待氣力平健，則修業如故。菩薩寂寂也是這樣；以禪定力服智慧藥，得神通力，還在衆生。或父母妻子，或師徒宗長，或天或人，下至畜生，種種語言，方便開導。

一般說來，菩薩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此三事名爲福德門。於無量世中作天王、釋提桓因、轉輪聖王、閻浮提王，常施衆生七寶衣服，五情所欲，今世後世皆令具足。例如經中說轉輪聖王以十善教民，後世皆生天上；世世利益衆生，令得快樂。可是，此樂是屬無常，還復受苦；菩薩因此發大悲心，欲以常樂涅槃利益衆生。此常樂涅槃從實智慧生，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。譬如燃燈，燈雖能燃，在大風中不能爲用；若置之密室，其用乃全。散心中智慧也如是，若無禪定靜室，雖有智慧，其用不全，得禪定則實智慧生。

●本文榮獲贊哲獎學金

菩薩雖離衆生，卻遠在靜處，求得禪定。因爲禪定清淨的緣故，智慧亦清淨；又譬如油炷潔淨故，其燃燒之光明亦清淨。因此，欲得淨智慧者，焉能不行此禪定？

復次，倘若追求世間近事，自然會弛於戒律，無形中增長惡法，在不能專心的情況下，則事業不成，何況甚深佛道而不用禪定？禪定名攝諸亂心；亂心輕飄，甚於鴻毛；馳散不停，駛過疾風；不可制止，劇於獼猴；暫現轉滅，甚於掣電。心相如是不可禁止，若欲制之，非禪不定。就如大智度論（註四）之偈所說：「禪爲守智藏，功德之福田；禪爲清淨水，能洗諸欲塵；禪爲金剛鎧，能遮煩惱箭；雖未得無餘，涅槃分已得。得金剛三昧，摧碎結使山；得六神通力，能度無量人。曇塵蔽天日，大雨能淹之；覺觀風散心，禪定能滅之。」

菩薩入深禪定，一切天人不能知其心所依、所緣，見聞覺知法中心不動。如毗摩羅詰經中，爲舍利弗說宴坐法：不依身，不依心，不依三界，於三界中不得身、心，是爲宴坐。

二、持戒生禪

因律儀戒得禪定戒，因禪定戒得無漏戒，是爲戒生禪。持戒之人，能以精進自制五情，不受五欲；若心已去，能攝令還，是爲於戒能護諸根。護諸根則生禪定，生禪定則生智慧，生智慧得至佛道；是爲持戒生毗黎耶波羅蜜。

㈠、云何持戒生禪

云何持戒生禪？因爲人有三業作諸善，假如身、口業善，意業自然入善；又譬如曲草生於麻中，不扶自直；持戒之力，能贏諸結使。云何能贏？若不持戒，瞋恚事來，殺心卽生；若欲事至，淫心卽成。若持戒者，雖有微瞋，不生殺心；雖有淫念，淫事不成；是爲持戒能令諸結使贏弱。

如果諸結使贏弱的話，那麼，禪定易得。譬如老病失力者，死事易得；結使贏故，禪定易得，此乃不疑之理，順理成章之事。

其次，人心未息，常求實樂；行者持戒，棄捨世福，心不放逸，是故易得禪定。

總之，持戒之人，得生人中，次生六欲天上，次至色界，破色相生無色界，持戒清淨，斷諸結使，得阿羅漢道；大心持戒，愍念衆生，是爲菩薩。

㈡、持戒生禪波羅蜜

「戒爲檢粗，禪爲攝細。戒攝身、口，禪止亂心；如人上屋，非梯不昇，如不得戒梯，則禪亦不立。」（註五）

復次，破戒之人，結使風強，散亂其心，其心散亂，則禪不可得。

持戒清淨之人，其煩惱風輭，心不大散，禪定易得。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爲持戒生禪波羅蜜。

三、破戒失禪定

一切衆生，祇要稍加靜心思慮，便不難得知；多欲之人，苦惱亦多；因「諸欲求時苦，得之多怖畏，失時懷熱惱，一切無樂時，諸欲患如是，以何當捨之？得諸禪定樂，則不爲所欺。」（註六）倘若衆生背塵合覺，則能訶五欲，除五蓋，行五法：欲、精進、念、巧慧、一心。行此五法，得五枝，成就初禪。欲，名欲於欲界中出，欲得初禪。精進，名離家持戒，初夜後夜，專精不懈，節食攝心，不令馳散。念，名念初禪樂，知欲界不淨，狂惑可賤，初禪爲尊重可貴。

持戒清淨，閑居獨處，守攝諸根，初夜後夜，專精思惟，棄捨外樂，以禪自娛。離諸欲不善法，依未到地，得初禪。

釋迦牟尼佛爲諸比丘說本生因緣（註七）；過去久遠世時，波羅柰國山中，有位「一角仙人」，通十八種大經，又學坐禪，行四無量心，得五神通。後爲扇陀淫女以欲樂之事壞之，卽失五通。最後，一角仙人，厭棄世間五欲之樂，念禪定心樂，遂離五

欲，歸還山中，精進不懈，不久，又還得五通。

四、戒與禪的修行法門

(一)、戒與禪合一

中國禪宗第五祖—弘忍大師，其門下的開法傳禪，都與戒有關。慧能「說摩訶般若波羅蜜」、「兼授無相戒」，是戒禪一致的。故敦煌本「壇經」說：

「菩薩戒經云：戒本源自性清淨。識心見性，自成佛道。卽時豁然還得本心。」

(1)「以佛性爲戒」，與「一念淨心，頓超佛地」的禪門

曾受心印於五祖弘忍，後爲武后則天師爲北宗之祖的神秀大師。其「五方便」的「離相門」，在正授禪法以前，先發願，請師，受三歸，問五能，懺悔，受菩薩戒，完全是受菩薩戒的次第。正授菩薩戒，如「大乘無生方便門」（註八，大正八五·二七三中）說：「菩薩戒是持心戒，以佛性爲戒。性心瞥起，卽違佛性，是破菩薩戒。護持心不起，卽順佛性，是菩薩戒。」

神秀所傳的，「以佛性爲戒」，與「一念淨心，頓超佛地」的禪門，也達到一致的境地。

開法傳禪而與戒相關，不只是南能北秀，弘忍門下的宣什宗、淨衆宗（註九），也是如此。尤其是宣什的「傳香」（「壇經」的惠昕本等，也有傳「五分法身香」的開示），顯然是菩薩戒的內容。依「楞伽師資記」所說，道信有「菩薩戒法」，又有「入道安心要方便門」。道信的「菩薩戒法」，雖沒有傳下來，內容不明，但道信的禪門，有戒有禪，是確實的。弘忍門下的禪風，禪與菩薩戒相合，原來是稟承道信（七世紀前半）的門風。這點，極關重要，不明白這一點，柳田聖山（撰「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」）才重視八世紀的「江陽禪律互傳」，而想像「壇經」的「無相戒」爲牛頭六祖所說，不知道這正是道信以來的禪風。

(2)禪與菩薩戒行相聯合

菩提達磨是中國禪宗公認的東土初祖，禪法由其傳入中土；達摩禪從此而產生。達摩禪與頭陀（善見云：頭陀者漢言抖擻。謂抖擻煩惱，離諸滯著。）行相結合。頭陀行本爲辟支佛行，是出家行者修苦行的方式之一，但爲人間比丘—過著集體生活者所不取的。頭陀行的禪，是不容易廣大弘通的。

道信使禪與菩薩戒行相聯合，才能爲道俗所共修。菩薩戒在南朝非常流行。梁武帝與隋煬帝（那時是晉王），都曾受菩薩戒。

智顗大師作「菩薩戒義疏」，說傳戒儀式，當時有六本：「一、梵網本，二、地持本，三、高昌本，四、瓔珞本，五、新撰本，六、制旨本。」（註十，大正四〇、五六八上）地持本、高昌本、瓔珞本三者流傳於北地。新撰本（南方新撰，也用梵網十重戒）及制旨本（梁武帝審定），是南朝所通行的。智顗大師取傳爲鳩摩羅什所譯的梵網本。

道信大師的「菩薩戒法」，雖沒有明文可考據，然而從南能北秀的戒法，以自性清淨佛性爲菩薩戒體而論，可以想見爲梵網戒本。道信禪風是戒禪合一的。

(二)、道宣律師所見的達摩禪風

道宣大師是「續僧傳」的作者，著名的律師。「續僧傳」以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爲止，所以從道宣的論述中，多少可以窺見唐初達摩禪的實況。

(1)禪者不重僧伽律儀

依道宣律師所敍，當時禪者主要是達摩門下。他曾批評說：

「世有定學，妄傳風教，同纏俗染，混輕儀迹。卽色明空，既談之於心口。體亂爲靜，固形之於有累。神用沒於詞令，定相腐於唇吻。」其流弊爲只在詞令口舌上說得動聽，而在實際生活中不合體制。

「排小捨大，獨建一家，攝濟住持，居然乖僻！」也就是說

，既非小乘，又非大乘，妄立規矩。

此種風氣，對於住持佛法，攝濟學衆，當然要流於乖僻了。這些人，不明「持犯」，所以到處都違犯律制。

「復有相迷同好，聚結山門。持犯蒙然，動掛刑網。運斤運刃，無避種生。炊爨飲噉，寧慚宿觸。」（註十一）

律宗大師的道宣，對這些實在感慨已極。但是，這正是中國禪宗叢林制度的雛形。有的重視百丈制叢林清規，有重視弘忍時代的團體生活，不知這類適應中國山林的新制度，早已開始嘗試。百丈清規，只是比較成功的一派而已。

這是不重僧伽律儀而形同世俗的現象，楞伽經與達摩的關係，一般都著重於楞伽經的：著重離名離想，離妄想自性，而宗歸於「悉檀（宗）離言說」。

由於達摩禪一宗，離言離想，最後演化爲不立文字的禪風。

(2)禪者不重經教

禪者除了不重僧伽律儀外，尚有不重經教，自稱頓悟的現象，如禪宗史（註十二）上說：

「頃世定土，多削義門，隨聞道聽，即而依學。未曾思擇，扈背了經。每緣極旨，多虧時望。」

「或有立性剛猛，志尚下流，善友莫尋，正經罕讀。瞥聞一句，即謂司南。昌言：五住久傾，十地已滿，法性早見，佛智已明。」

不讀了義經，不思擇法義，只是道聽塗說的自以爲高妙。禪者若不重教，那惟有依人修學，如遇到的似是而非，那又憑什麼去決定呢？「五住久傾」等四句，就是頓悟。「五住煩惱」，出於「楞伽經」及「勝鬘經」。

智者『妙法蓮華經玄義』卷十之上（註十三）說：

「北地禪師，明二種大乘教：一有相大乘；二無相大乘。有相者，如華嚴、瓔珞、大品等，說階級十地功德行相也。無相者，如楞伽、思益、眞法無詮次，一切衆生即涅槃相。」

北地禪師以「楞伽經」、「思益經」爲無相大乘，立「眞法無詮次」的頓入。「衆生即涅槃」，是合於達摩門下之禪法的。

禪師們不重律制、不重經教、不重法義，在道宣律師看來，這是極不理想的。所以他慨嘆地說：

「相命禪宗，未閑禪字，如斯般輩，其量甚多。致使講徒，例輕此類。故世諺曰：無知之叟，義指禪師。」

(3)禪風的發展

禪師們（不重經法，自然）不懂禪字是什麼意思，由來已久。宗密還在批評說：「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，是不達理行之旨，又不辨華竺之音也。」（註十四）這裏，不是引用道宣律師的話來譏刺禪師，是從道宣的論述中，窺見當時禪者的實際形態，與後來發揚光大的禪宗，有著共同的傾向。道宣律師是以印度佛法爲本的，重經、重律，自然不滿於這種禪風，但禪宗却在這種傾向下發展起來。

達摩禪「藉教悟宗」。重教的，流衍爲名相分別的楞伽經師。重宗的，又形成不重律制、不重經教的禪者。

護持達摩深旨的慧可門下，那禪師、粲禪師等，以「楞伽經」爲心要，隨說隨行，而助以嚴格的、艱苦的頭陀行。道宣律師當時的禪風是如此，影響到後來的中國佛教，形成不重戒律的「農禪」制度了。

(三)、戒與禪

雙峰山道信（中土禪宗第四祖）所制的「入道安心要方便」，是戒與禪合一，「楞伽」與「般若」合一，念佛與成佛合一。在此，僅取「戒與禪合一」來討論之。

何謂南宗、北宗呢？即是自初祖達摩倡禪至五祖弘忍爲一味。弘忍弟子，有慧能、神秀二弟子，分南北二宗，慧能於江南布化，故云南宗。神秀入洛陽，其行化盛於北京，故謂「北宗」。

(1)北宗的戒禪合一

北宗禪的開法方便，是戒禪合一的。依「大乘無生方便門」

（註十五），先授菩薩戒，次傳禪法。授戒的內容爲：

「各各跏跪合掌。當教令發四弘誓願。」

「次請十方諸佛爲和尚等。次請三世諸佛菩薩等。」

「次教受三歸。」

「次問五能。」

「次各稱己名，懺悔罪。」

「汝等懺悔竟，三業清淨，如淨琉璃，內外明徹，堪受淨戒。菩薩戒是持心戒，以佛性爲戒。性心瞥起，卽違佛性，是破菩薩戒。護持心不起，卽順佛性，是持菩薩戒。」

授菩薩戒的方便次第，極爲分明。授戒了，接著傳授禪法，如「大乘無生方便門」說：

「次各令結跏趺坐。」

「問：佛子！心湛然不動，是沒？言：淨。佛子，諸佛如來有入道大方便，一念淨心，頓超佛地。」

「和（尚）擊木，一時念佛。」

「和（尚）言：一切相總不得取，所以金剛經說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看心若淨，名淨心地。莫卷縮身心，舒展身心，放曠遠看，平常盡虛空看！和（尚）問言：見何物？佛子說：一物不見。」

「和尚：看淨！細細看。卽用淨心眼，無邊無涯際遠看，和言問（此三字，衍）無障礙看。和尚問：見何物？答：一物不見。」

「和尚：向前遠看，向後遠看，四維上下一時平等看，盡虛空看，長用淨心眼看，莫問斷亦不限多少看。使得者，然（疑是「能」字）身心調，用無障礙。」

這是當時傳禪的實錄。「和」是和尚，是禪法的傳授者。「子」是佛子，指臨壇受法的大衆。傳授，採問答方式：一面教導，一面用功；一面問，一面答。教大家結跏趺坐，也就是坐禪的形儀。

先授菩薩戒，次傳禪法，此是北宗禪的特色，亦卽戒禪合一，使令淨心，頓成佛道。

(2)東山門下的戒與禪

禪宗五祖弘忍禪師住蘄州黃梅縣之黃梅山，其山在縣之東境，因而謂爲東山。道信、弘忍禪師，俱住黃梅東山，引接學人，故稱東山法門。

淨衆宗——東山門下，分化於現今四川省方面的，不在少數，其中淨衆寺一派，極爲重要！「淨衆」是繼承弘忍下，資州智詵的法脈。智詵曾受則天的禮請入京，在資州德純寺，前後三十多年（約六七〇—七〇二）。長安二年（七〇二），以九十四歲的高齡圓寂。弟子處寂，在德純寺，繼承智詵的法脈，開元二十年（七三二）圓寂。繼承人爲無相，移居成都的淨衆寺，成「淨衆」一脈。

宣什宗——東山門下的「宣什」宗，如「圓覺經大疏鈔」卷三之下（續一四・二七九）說：

「卽南山念佛門禪宗也。其先亦五祖下分出，法名宣什。果州未和上，閬州蘊玉，相如縣尼一乘皆弘之。余不的知稟承師資昭穆。」

「法名宣什」的意義不明。如是人名，就不會用作宗派的名稱。禪門宗派，或從地方得名，如「洪州宗」、「牛頭宗」等。或從寺院得名，如荷澤宗、淨衆宗、保唐宗等。宣什這一派，在宗密的時代，已不能確知傳承法系，只知道從五祖下分出而已。弘傳宣什這一宗的，有果州、閬州（今四川），相如縣宗密在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中，也說到「果閬宣什」，這是弘化於嘉陵江上流的禪門。

南宗、北宗、淨衆宗、宣什宗的開法（一般的傳禪方便），已約略做了局部的介紹。今論究各宗演化至戒與禪的關係。

東山門下，各宗開法的戒禪並舉，是上承道信的法門。

淨衆宗與宣什宗的開法，都採取當時的傳戒儀式，但以方等

懺法，代替了受菩薩戒。方等懺法的內容，包含了禮佛、皈依、發願、懺悔等部分；宣什宗還保持了受戒的傳香，但其中有或多或少的改變了。

北宗是戒禪合一的，直說菩薩戒「以佛性爲戒」，而接著說：「一念淨心，頓超佛地。」正如「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」（註：大正二四·一〇〇三下～一〇〇四上）所說：

「金剛寶戒，是一切佛本源，一切菩薩本源，佛性種子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一切意識、色心，是情是心，皆入佛性中。」

「衆中受佛戒，卽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眞是諸佛子。」

南宗的「壇經」，「受無相戒」；「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」，而引「菩薩戒經云：戒本源自性清淨」，以證明「識心見性，自成佛道」。

因此，南宗戒禪的合一，比北宗更明徹些。

神秀弟子普寂，也戒禪並重。他在臨終時教誨門人，如李邕（註十六）「大照禪師碑銘」（註十七）說：

「尸波羅蜜是汝大師，奢摩他們是汝依止。當眞說實語，自證潛通。不染爲解脫之因，無取爲涅槃之會。」

神會是慧能弟子，他的開法記錄，如敦煌本「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」（註十八）說：

「知識！既一一能來，各各發無上菩提心。」

「一一自發菩提心，爲知識懺悔，各各禮佛。」

「各各至心懺悔，令知識三業清淨。」

神會大師在洛陽「每月作壇場」，就是每月一次的定期開法傳禪，內容有發菩提心、禮佛、懺悔等。

發菩提心，是菩薩戒的根本。

由此可見，慧能與神秀弟子，都是戒禪合一的。

五、結語

戒、定、慧爲防身之惡、靜心之散亂、去惑證理之三學，學此三法，則必達涅槃。就佛滅度後，佛弟子將佛教分爲十大宗派來說，無論那一宗派，一定要以戒律做基礎，去圓修一切妙法門，亦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皆共尊敬戒，戒淨有智慧，便得第一道；能勝一切憂，此乃不可移易之眞理。

禪宗傳入中土，起初，虔修此法門之高僧大德們，獲證道果者，不乏其人。然因衆生福已漸薄，時勢所逼，未克謹遵佛制，捨托鉢而就自給自足，自食其力的「農禪」制度，墾土掘地，壞鬼神村，自炊自煮，數數食噉，且因風土國情所趨，原始佛教的托鉢，不容易在中國實行，致使行者漸弛於戒律；雖日日所觸犯的是微細戒，但「水滿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刹那造罪，殃墮無間。」亦卽賴耶識逐漸染汚，一旦變異而熟成惡果報，爲時已晚矣！根器漸鈍，生死大事必難成辦。

若僧寶不持淨戒，禪定從何生焉？智慧既轉低劣，以邪法惑衆，由是佛法衰微，正法不存，五濁惡世豈不速成就？總之，由淨戒生禪定，佛道則易成。

由戒而生禪定，再由漸深之禪定中產生無作戒體，此是一體兩面之事。

註釋

註一：佛學大辭典下P.2771 新文豐出版公司

註二：佛學大辭典P.2772 新文豐出版公司

註三：佛學大辭典P.1101 新文豐出版公司

註四：大智度論P.631 佛慈淨寺印行

註五：大智度論P.7～P.8 佛慈淨寺印行

註六：大智度論P.647 佛慈淨寺印行

註七：大智度論P.643～P.645

註八：大正藏八五册P.1273中

註九：中國禪宗史P.152 印順法師著 正聞出版社印行

註十：大正藏第四十册P.568上

■ 高山景行 ■

集禪法與般若大成的中國第一位高僧
——道安

張廣慶

本文榮獲范道南獎學金

一、前言

梁任公在「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」一書中，敍及晉代高僧釋道安時，推崇備至的說：「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，能否蔚爲大國，吾不敢言。」（註一）張起鈞則認爲在佛法初傳的高僧中，道安是使佛教「由宗教轉向學術」的關鍵人物（註二）。道安的德行學識，獨步當世，爲時賢所敬重，梁慧皎高僧傳卷九釋道安傳引習鑿齒與謝安書說：「來此見釋道安，故是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齋講不倦，無變化技術，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；無重威大之勢，可以整羣小之參差；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是吾由來所未見。其人理懷簡裁，多

■印手菩薩—釋道安

註十一：中國禪宗史P.35 印順法師著 正聞出版社印行
註十二：中國禪宗史P.36 印順法師著 正聞出版社印行
註十三：大正藏第三十三冊P.801中
註十四：大正藏第四十八冊P.399上
註十五：大正藏第八十五冊P.1273中～P.1278上
註十六：天寶元年～七四二立
註十七：全唐文卷P.162
註十八 神會集二二五～二二七

參考資料

1. 中國禪宗史 印順法師著 正聞出版社印行
2. 大智度論 佛慈淨寺印行
3. 佛學大辭典 新文豐出版公司
4. 大正藏